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小 臻

琴台黎 潘國森

監軍說我是護法

■責任編輯:葉衛青

我在上世紀八十年 代中首次寫信給查良

風

鏞先生,此後多次提及想要找個時間 拜訪。到了一九九六年終於初次會 面,兩人對坐,其實並沒有什麼好 談。我只問了《鴛鴦刀》是哪一年發 表,對曰:「記不起。」倒是查先生 問我的多,比如讀些什麼書之類。我 寫信給陌生人,從來不特別去講「在 下今年幾歲」,一九九六年我已發表 了幾本金庸小説評論的單行本專著, 此前還講了我是「六零後」,結果卻 給同窗好友責備,他抱怨説:「大家 都知你是我同學,你自報生年,等於 也公開了我的年歲!」有時我回想, 小查詩人見到我時,會不會心道: 「上當了!原來是個小孩!」

談了大約一個小時左右,小查詩人 吩咐司機送客。在車上,司機叔叔問 我是哪家公司的?我愕然無詞以對。 因為我不是代表任何公司去見查先 生,跟查先生也沒有任何業務往來, 衝口而出就說:「我是查先生的朋 友。」然後一程無話。

如此也有趣!後來我就常以「我的 朋友查良鏞」七字入文,大家圖個高 興。有點似《射鵰英雄傳》的情節, 周伯通原本打算賭賽贏了黃藥師的軟 蝟甲之後,故意穿在外衣上面在江湖 上到處炫耀一下,結果周伯通卻沒有

有小朋友問,你説要見金大俠,就 能見到嗎?當然不可能張三要見金庸 就得見,李四要見金庸也得見,否則 查家及其寫字樓都要門限為穿了!我 只不過效法《天龍八部》的第一男主 角、我們敬愛的「小段皇爺」段譽而 已,他最常「筆削春秋,述而不

作」。因為我是潘國森,金庸才肯讓 我去單獨見面,不過排期還排了好幾

我與小查詩人交情不深,不過我待 他很夠朋友,從不會為他添麻煩,卻 經常用心出力幫手。項莊叔叔生前曾 笑説我像個丐幫護法。事緣有一段時 間,中國內地有些文人看不順眼金庸 小説得到這麼高的評價,便間有惡言 相向。金庸本人通常不會去一一回 應,香港有傳媒朋友問我,我每一次 都為「我的朋友查良鏞」辯護。「項 莊」是董千里先生最常用的筆名,金 庸請倪匡先生代筆續寫報上《天龍八 部》連載時,還指明每天發稿前要董 先生過目,原因是董先生的文字功力 很高。此事倪匡先生也介紹過,據其 憶述,金庸當時説:「老董的文字較 洗練。」所以我常説項莊叔叔是「監 軍」,任務是預防倪二先生任性出 事。結果我們讀者都知,倪二先生讓 阿紫瞎了眼睛,項莊叔叔聽任此事發 生,可能是盡忠職守,金庸老闆只吩 咐監視遣詞用字,可沒有説要「審 查」內容,那麼項莊叔叔之不理會就 很可以理解了。我只與「寫小説的金 庸」結緣,如有人對「寫小説的金 庸 | 落了不公允的評語,歡迎海內外 金庸迷通知一聲。假如是妄人胡言亂 語,當然不用理會,不過若有哪怕是 最細微的可能會造成壞影響,倒該護 法一番。項莊叔叔在天之靈可以絕對

我只是小查詩人其中一個交誼不深 的小朋友,當然不會為老朋友在江湖 上四處樹敵。倪二先生可不一樣。

欲知後事如何,還待下回分解 (寫小說的金庸與我・之三)

標奇立異的遊戲 天地

歲月留又去, 人生必經生老

病死的過程,近日,數位享譽 中外的名流相繼離開了我們。 受眾人尊敬的「大Sir」百歲老 人鍾士元也辭世了。對他的離 去深深悼念的各界人士不少, 雖然在中英會談、香港回歸期 間,鍾Sir的敢言和對香港的立 場多次受到不少爭議,然而, 日久見人心,最終亦獲得不少 人的尊敬,認為鍾Sir對國家及 香港作出很大貢獻。

思旋

思 旋

一星期後,另一位政界人士 劉迺強不幸辭世了。劉迺強才 屆古稀之年,因癌病而早逝 了。熟悉他的朋友深感惋惜難 過。猶記得在上世紀80年代初 期,劉迺強與一班志同道合的 朋友創立「匯點」,在當時而 言,所謂民主派為民請命。對 於他的政治立場觀點,當時有 爭議的不少。其後,或許是人 漸漸成熟了,他作了民主回歸 的抉擇,離開了由他一手創辦 的「匯點」,着手鑽研香港回 歸及基本法的草擬工作,獲得 中央認同,委任為全國政協委 員。他常在報刊撰寫評論文 章,並在公開場合批評當時所 謂民主派的言論,漸漸獲得港 人的認同。

其實,在政界以及商界方 面,他走過風雨兼程的數十 年,老實説可以講並不平坦, 不過劉迺強擇善固執,堅持走 愛國之路,堅持為香港基本法 作出貢獻,實在難得。

日昨,據一位曾經與他共事

自

戴

雌則

縕

多年的前全國政協委員,滿懷 感觸地告知,雖然在北京開會 時,全國政協委員和諧共處, 共商國事,建立友誼,然而兩 位原委員近年來各有所忙,已 甚少聯絡了。信不信由你,這 位委員難過地説,在本月21日 傍晚,感到很疲倦睡着了,驟 然間見到劉委員向他揮揮手告 別 説:「我 先 走 一 步 上 路 了。」瞬間醒來,發現原是一 場夢,殊不知當新聞報道劉迺 強委員仙遊了,才知道這並不 是夢,感到相當難過。香港又 少了一位有為港人,敢於為維 護基本法而發聲的愛國人士, 我們衷心懷念劉迺強先生。安

近日不如意事常八九,有天 災,有人禍。令人很不安的 是,最近某大學一班書友,為 慶祝生日舉行派對,忽略了安 全,有些崇拜西方流行文化的 年輕人,喜歡玩一些標奇立 異,不顧安全的遊戲。灑麵粉 引發塵爆釀成火災,令十二位 同學受傷的不幸事件,實屬無 奈。但亦應作深刻教訓,希望 各位年輕人要小心,安全至

息吧!請好好上路!

講到青年朋友,不但要自己 愛惜生命,也要在學校中學習 如何尊重他人,不能只顧自 己,不遵守紀律。就以最近嶺 大舉行畢業禮時,有學生作出 不當行為,無理無禮公然作反 對「明日大嶼」之示威,這些 年輕學生的行為,確實失去了 年輕人應有的方向。

七嘴 衙八

都北京尋求實現夢想機會的人,給人生活飄忽不定的 感覺。近期聽到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韓國瑜用「北漂」來形容在高雄 缺乏就業機會,必須離開家鄉北上到台北市找工作的年輕人。「北漂」 一詞已嫁接到台灣了,所以如今「北漂」已經由一個動詞改變成代名 詞。香港人也將由內地到香港工作的也叫「北漂」,「北漂」向南移動 絕非只為求生存,而是求更好的發展。

以往聽見「北漂」就意會到是中國各省市青年到首

高雄的「北漂」青年是悲情的,因為呆在高雄一天天窮下去,台北 2018年的平均薪資為40,855台幣,高雄為33,338台幣比桃竹苗、雲 林、台東、台南還低。高雄「北漂」説,若環境好、薪資高根本沒人想 離家出走,許多朋友確實因為家鄉工作薪水只有2、3萬元而離開,是 求生活。

漂是否一定悲情?那要看時代和處境了,古代華人被迫漂洋過海求生 當然是悲慘 ,如今華人自由自在帶上金錢漂洋過海是追求更時尚生活 環境享受或留學,那是幸福!

十多廿年前中國的青年「北漂」是要吃苦,但不是因為無法在家鄉生 存,而是為更好職業才漂到機會多的北京。影視圈「北漂」特多,就像 影后周迅、柳岩及剛在台灣金馬獎奪得最佳劇情長片的《大象席地而 坐》的中國青年導演胡波,他的「北漂」生涯也很悲情,不過他還是成 功了。可惜他輸給自己的性格。

胡波和許多年輕人一樣心懷電影夢,選擇做「北漂」,他考北京電影 學院屢次受挫,考了好幾年終於考進北影導演系,他對電影的想法總是 天馬行空,因此也不為老師和同學理解,導師叫他拍商業類型片,他十 分反感。畢業後幾次籌劃自己的電影,都因為無人賞識、資金不足而胎 死腹中。商業片和恐怖片請他執導都被他拒絕了。失意電影,他轉向寫 作,先後出版兩本書,《牛蛙》和《大裂》受到業界的好評,但微薄的 稿費並沒有改善他的生活。2016年讓胡波看到了電影夢想實現的曙 光,他拿《大象席地而坐》的劇本參加了FIRST青年影展的創投會 被著名導演王小帥的妻子劉璇賞識,雙方很快簽約,成功拿下投資,影 片拍完了,胡波把電影剪輯為四個小時,遭到了出品方抗拒,認為這樣 的長度是反市場,並建議胡波把長度縮減到兩個小時之內,但他僅僅刪 減了十分鐘。面對挫敗感,生活窮困,女朋友跑了,形成對生命的絕 望,在2017年10月他用一根繩子自縊,告別了這個世界。

胡波的老師高一天協助搞後期製作,最終《大象席地而坐》以片長多 達約4小時上映,意外地受到評審專業的肯定,於胡波自殺後四個月, 影片參加第6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斬獲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論壇單 元)。近日獲金馬觀眾票選最佳影片。胡波已不可能親自去接受這些榮 譽,很可惜!他的同學認為胡波超乎常人的執拗也是悲劇發生的導火 線,如果忍耐一下,他的人生會完全不同。



一年內兩次到上 余似心 海的朱家角古鎮,這 千年歷史的江南水鄉,竟讓我這個貪

新愛現代化的人念念不忘。 首次到朱家角是在今年三月,上海 的全華水彩藝術館邀請心源畫會的女 會員在婦女節展出水彩畫,作為藝術 交流,這家古雅建築物的藝術館就位 於朱家角鎮口面對河道。水彩畫那顏 色淡化的意境,跟朱家角這水鄉至為 **兀配。**

在畫展開幕後,館長還請來多位當 地著名的畫家在河邊示範水彩寫生, 船夫與小舟的穿梭、掛上紅燈籠的小 店、灰牆綠瓦的舊房子,加上那季節 霧靄迷瀰,天然混成,根本就是水彩 畫拼湊。或許是畫家們把對古鎮的深 情發揮得淋漓盡致,不期然我便愛上 了這裡。朱家角在一九九一年被市政 府命名為首批四大文化名鎮之一。她 位於澱山湖下游、漕港河穿流而過, 鎮內河道縱橫,共有九條長街,千棟 明、清建築依水而立,不同形態的石 橋共有三十六座,有長有短,最為稱 著的是放生橋。

朱家角經歷了什麼?一九五八年時 在湖底發現了大量新石器時代的遺 物,後被證明是馬家濱文化、崧澤文

化、良渚文化和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 的文化。其後一年又在山湖中撈起大 量石刀、石犁、石紡輪、印紋陶片等, 足證數千年前先民就在這裡落地生根 和一代一代地繁衍下來。一千七百多 年前的三國時期當地已成村落,在宋 朝時取名朱家村。鎮上有著名的圓津 禪院、慈門寺等古刹,均建於元代。 這裡人傑地靈、人才輩出,明清兩代 共出了十六位進士、四十多位舉人!

巷內小店出售最多的是當地出名的 豬蹄和肉糭子,味美非常。古弄的另 一端是現代化的書店,又是別有一番 的光景。我爱站在江南最大的五孔橋 放生橋欣賞日落,黃澄澄的太陽把整 個古鎮添上一道金光,至是迷人。



■從朱家角的放生橋賞 日落。 作者提供

蒲松龄給上帝寫信

作為一名有良知有抱負的古代作家,蒲 松齡自幼生活在農村,長期與貧民為伍, 飽受窮困的煎熬,因而對普通百姓十分關 心和同情。他不但在作品中深刻地反映百 姓疾苦,揭露貪官污吏的罪行,而且還曾 給上帝寫信,請求上帝減少人間的災難, 使天下太平。他這樣寫道

擬青詞以訴帝,願化異而息生。詞曰: 上帝好慈, 化育無窮……何造物之不仁, 偏亭毒於斯蟲?爾胡不化為蜘蛛,織網晴 空?幻為蜩螗,吸露深叢?蘧蘧兮蝴蝶入 夢,巍巍兮螻蟻崇封?拂水兮蜻蜓,排衙 兮山蜂?即不然而雪深千尺,滅之無蹤; 抑或割據萬峰之中,流泉淙淙,芳草茸 茸,各安而寧,聊亦足以自供……(見 《蝗賦》)

他在信中說,希望萬能的上帝發發慈 悲,把那些害人的蝗蟲變成纖網的蜘蛛, 着蝗蟲在蠶食莊稼,卻不去殺滅。直到莊 吸食露水的鳴蟬,悠然入夢的蝴蝶,受到 崇封的螞蟻,點水嬉戲的蜻蜓,尊卑有序 的蜜蜂……再不然,降下厚厚的大雪,將 蝗蟲徹底消滅;或者在萬山叢中讓牠割據 一方,跟別的昆蟲和睦相處,自得其

這信想像豐富,構思新穎。看似妙趣橫 生,卻飽含憂慮和沉痛。那麼蒲松齡為何 要給上帝寫這樣的信呢?這還得從他家鄉 遭受的嚴重天災說起。

康熙二十五年(1868),蒲松齡的家鄉 山東淄川在連續遭受嚴重的水旱災害後, 又遇上嚴重的蝗災。對當時蝗災的景象, 蒲松齡在《蝗賦》中曾這樣寫道:大片的 蝗蟲從天外飛來,遮住了明亮的陽光,掩 蓋了千村萬戶。牠們忽而如黑雲奔湧,聲 如雷鳴;忽而降落田間,寂然無聲;忽而

吐氣,咬牙切齒,在莊稼地裡邊吃邊爬, 產卵育子。牠們吃飽喝足了,在光天化日 之下精神抖擻,得意忘形。無聲無息中, 牠們就使大片土地荒蕪,莊稼顆粒無 收……他還在《蝗來》一詩中更加形象地 寫道:蝗來蔽日影縱橫,上下擾擾如雷 轟。風驟雨急田中落,垂垂壓禾禾欲傾。

蝗蟲飛來,遮天蔽日,聲如雷鳴。牠們 急風暴雨一般落在田間,把莊稼壓得都要 倒伏了。這景象是何等恐怖!

在嚴重的蝗災面前,鄉民們心急如焚。 他們想消滅這些害蟲,但又無計可施,無 能為力。有些人便聽信巫師的話,認為蝗 蟲是神靈,殺之有罪。於是窮人就高聲唸 佛祈禱,富人就殺豬宰羊供奉,希望以真 情打動「蝗神」,停止降下災禍。然而 「蝗神」並不為所動。就這樣,他們眼看 稼被吃光了,反怪自己命運不好……

也有些人目光短淺,只顧自己,把蝗蟲 從自己田裡驅趕到相鄰的田裡。哪知鄰家 也不示弱,又把蝗蟲趕了回來。這樣你來 我往,爭吵不休,終於互相打了起來。這 反而讓蝗蟲鑽了空子,更加瘋狂地毀壞莊 稼:捨蝻而人鬥,反覆氣驕獰。群蟲乘其 便,兩地恣縱橫。戈矛還未已,禾黍無半 莖。蕩然無可競,罷鬥各吞聲!(《捕蝻

里之間爭鬥起來。這一來,蝗蟲更加肆無 忌憚,莊稼受害更加嚴重。爭鬥的雙方眼 巴巴地看着莊稼被吃光,卻毫無辦法,只 得停止爭鬥,忍氣吞聲地接受這一可怕結 果……

飛走,又忽而落下。落在田間的蝗蟲揚眉 銳批評,同時又提出了自己的治蝗方案, 帝控訴這些貪官污吏「救災」的罪行!

即及時動手、煙熏火燎和挖坑填埋。他認 為用煙熏的方法行之有效,遠勝於挑着旌 旗驅趕蝗蟲。尤為重要的是應抓住時機, 在蝗蟲還未發育成蟲時就將其及時捕殺。 同時,在田裡挖大坑也十分有效。大家齊 心協力,把蝗蟲驅趕到大坑裡,一個坑埋 上幾萬隻,再多的蝗蟲也難將所有的大坑 填平。

然而,蝗災畢竟是嚴重的天災,在生產 力低下和科技水平比較落後的古代,單靠 人工捕殺很難奏效。在這種情況下,蒲松 齡也難以擺脫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縛,又把 治蝗的希望寄託在乞求神靈保佑上,但仍 無濟於事,家鄉的蝗蟲照舊肆虐……在這 「山窮水盡」、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這 才想起萬能的「上帝」。於是拿起筆來, 虔誠地給這位「最高統治者」寫信,乞求 他老人家施展魔法,降服蝗蟲,消除蝗 ₩ 。

從上面的信中我們不難看出,為了消除 蝗災,蒲松齡真是煞費苦心,絞盡腦汁。 他千方百計地想為百姓解除苦難,然而他 未曾想到的是,蝗災雖然嚴重,但官吏治 蝗有時會帶來更為嚴重的災難。正如清代 詩人崔旭在《捕蝗謠》中所寫:「捕蝗捕 蝗,官隸齊忙,掘地縱火蝗飛揚。官要供 給,隸要酒漿,官隸踐踏苗已僵。吁嗟 乎!蝗未死,苗已僵,捕蝗之蝗甚於 面對着蝗蟲為害,少數人怯於滅蝗,鄰 蝗!」詩中說,一些官吏借捕蝗之機,對 百姓大加敲詐勒索,結果蝗蟲沒殺滅,莊 稼倒枯死了。他們所造成的災難,比蝗災 更為嚴重!崔旭的這首《捕蝗謠》,更深 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吏「救災」的醜惡本 質。可以設想,如果蒲老先生聞知這些, 蒲松齡對這些不當的治蝗方法進行了尖。也一定會將其寫入信中,更加憤怒地向上

網人 網郭 狸美美

且看租賃成時尚

們每個人都不陌生。 在中國歷史上,文獻記載的租賃可以

追溯到西周時期。《衛鼎銘》記載, 邦君厲把周王賜給他的五田,出租了 四田。又據歷史學家們的考證,涉及 租賃所引起的糾紛甚至叛亂的訴訟, 在西周中期以後已經不少見了。

但起得早不一定睡得好。比中國古 代最常見的土地租賃更現代的融資租 賃,始於二戰之後的美國。所謂融資 裝,而且包郵。「我太喜歡租賃這個 租賃,就是借用傳統租賃的做法,將 銷售的物件所有權保留在銷售方,購 買人只享有使用權,直到出資人融通 的資金全部以租金的方式收回後,才 將所有權以象徵性的價格轉給購買 人。1952年,美國成立了世界上第一 説。而「衣二三」公司創始人兼首席 家融資租賃公司——美國租賃公司, 開創了現代租賃的先河。

已經無奇不有了。例如「狗仔隊服 務」——若你想知道成名是一種什麼 感覺,最低僅花費數千元人民幣的代 價,即可得到某公司的狗仔服務。當 你走在熱鬧的大街上時,他們會「提 供」一群「狗仔」圍着你不停地拍 照,不時地會引來眾多人圍觀,目前 在紐約、洛杉磯或舊金山等美國城市 都能提供這種「租賃」服務。

相比之下,我們中國雖然「起了個 大早,趕了個晚集」,卻也還是有一年前的2015年,這一數字僅為3%。 定的後發優勢。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

租賃這個詞,於我 年來,我們中國人從最熟悉的租房到 租打印機、租辦公室,再到租車、共 享單車等,如今更是「山重水複疑無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據埃菲社 一位記者報道説,租用一部高端手機 一年,或者每月支付一定費用租用時 裝已成為中國年輕人的新時尚,這些 流行趨勢正在改變中國的消費習慣。

例如「衣二三」,只需月付499 元,就可以隨心換穿全球數百萬件時 想法了,以前去購買一年只穿一兩次 的衣服,其實沒有意義,現在人們尋 求的是用最低的成本穿出多樣性。而 且還環保、可持續。」緊跟時尚潮流 的一個北京女孩這樣對埃菲社記者 執行官劉女士的介紹就更加令人驚艷 了。「我們公司創立於三年前,目前 時至今日,世界上的租賃服務卻又 已擁有1,500萬用戶。我們每天有100 萬件不同品牌的時裝可供租賃,全部

> 得到專業清洗,保證乾淨……」 據悉,這個初創不過三年的「方 興」企業目前已引起阿里巴巴、軟銀 中國和紅杉資本的關注,他們在去年 即為「衣二三」總共投資了5,000萬 美元。而今日之中國,又豈止一個 「衣二三」?據國家權威部門預測, 到2020年,共享經濟規模將佔到中國 內地生產總值GDP的10%,而僅在三

於無聲處,中國租賃已成時尚。

京都大學博士孫立川

也許,現在談起博士,覺得 陶 然 平常不過了。但是,一説起日

本的博士,人家自會刮目相看。因為,日本拿 個博士學位, 出名地難, 更何況是以外國人身 份,取得京都大學博士資格?孫立川便是著名 夠分量,更何況他還有其他許多本事!

有一次去東京,見到密密麻麻的地鐵線路圖 上,赫然有個「立川」站,立即想到京都博士 孫立川。回香港跟他一説,他只是笑笑,一副 了然於心的姿態。當然啦, 他在日本求學多 年,自然是日本通啦!後來,日本的渡邊淳 一、華文作家李長聲的作品,也都是他去聯繫 出版天地版本。他也勤於專業,且興趣甚廣, 山恭一、林頁理子、內田康夫等的作品。

同行,一路談笑風生,到了北角站,我目送他 展」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雖然我們 那是小事一椿,他自然是如魚得水。

下車。再後來到天地圖書公司任副總編輯、總 編輯,我們的交往也就頻繁起來。

他的專業是版本學、現當代中國文學;兼任 遼寧師大博導。對魯迅研究用功甚深,有多種 著述。還善於漢俳。他話題甚廣,上至天文地 教授清水茂的博士生。光是這個頭銜,已經足 理,下至歷史秘聞,他幾乎無所不知,無所不 自居,常伴在左右。他也時常和秦嶺雪唱和, 談。和他聊天,是一種享受。

他交遊甚廣,且甚為敬老。和金庸、梁羽 生、饒宗頤等大佬交情甚篤。我曾幾次隨秦嶺 雪和他,去銅鑼灣百樂潮州酒家和饒宗頤先生 副墨寶,上面題着我的名字,光彩敝室。有一 次,由他穿針引線,讓我在跑馬地採訪饒宗頤 主催所出版的許多書可資證明。他還評介過日 先生,並在我主編的《香港文學》刊出。還 本名家池田大作、東山魁夷、大江健三郎、片 有,日本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的訪談錄,也 曾由立川介紹,在《香港文學》月刊連載一 茶,聊大天,那是不用説的了。其實他很忙, 認識他的時候,是他簽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年。而梁羽生的《萍蹤俠影錄》,也是立川替 常奔走於內地、香港與泉州之間,還有去日 文化研究所編《二十一世紀》,之後轉往《明 我向他索要簽名本,十分寶貴。由此可見,立 本,去美國,無論講學,還是探親訪友,在在 報月刊》任職兩年。有一次晚宴後跟他乘地鐵 川待朋友之熱誠。有時,一年一度的「香港書 豐富他的人生經歷。以他的閱歷,加上本事,

公司也有參加,但有時粥少僧多,我便向他要 通行證,他都會幫忙。

立川在泉州長大,在動亂日子裡,他跟着秦 嶺雪,歪戴着帽子,走來走去。後來重逢於香 港,已然是日本文學博士了,但他依然以小弟 看過他們互以文言寫的序跋,表明他們深厚的 古文根底。

有一次,不在香港落地的某電視台要採訪他 和我,在柴灣分部談關於華文文學的問題。我 晚飯,交談甚歡,饒先生還表演了盤腿打坐的 是第一次跟他一起做訪談,他果然十分熟悉這 姿勢,令我們嘆服。後來,立川還替我求得一 方面的問題,對應如流,果然是平時在茶座上 慣見的那個孫立川!

> 那年,我染恙,住在東區醫院,他不辭辛 苦,有好幾次,下班後從灣仔趕來看我,讓我 無語凝噎。至於他常常有事無事便邀我去飲